

## 母被关押儿营救 德国各界伸援手

【明慧网】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马瑞梅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被中共警察绑架。马瑞梅的儿子丁乐斌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 目前在德国实习, 在德国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大力支持下, 丁乐斌全力开始营救母亲。包括媒体、政治家和人权组织在内的德国各界人士对马瑞梅伸出了援救之手。

拥有三十一家地方性报刊、一百一十万读者的《莱茵河邮报》特地采访了丁乐斌, 报导了他的母亲马瑞梅因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非法关押与劳教的消息, 在德国民众和政府部门中引起强烈反响。

来自德国执政党 CDU 党派的国会议员和两位州议员, 通过《莱茵河邮报》的报道了解到马瑞梅女士的消息后, 非常关心她的安危, 分别致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郝道方, 强烈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马瑞梅。

来自德国绿党的一位州议员在看过报道后, 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对马瑞梅女士的声援与营救活动, 并愿请该党派的国会议员一同参与营救, 致

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所长及中驻德使馆,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她。

总部设于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 IGFM 一直积极关注马瑞梅女士遭受迫害的最新动向, 自二零一二年十月制作了营救征爷爷是大户人家的后代, 书香门第, 祖上世代修佛, 没听说哪代无人修佛的。爷爷结婚很早, 可三十二岁时奶奶就不幸去世了。那时爷爷已有四儿两女。登门给爷爷说媒续娶的人不少, 爷爷说, 只一心修行, 不再续娶了。爷爷的儿子都是有学识的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大伯当了会计, 二伯与爸爸、老叔都做了教师。

爷爷常说, 有一天老天就要筛人了, 好的留下, 坏的筛掉下地狱。留下的人才后有后福。人不信神, “大劫过后方知有天”。有时爷爷说到这事就流泪。爷爷说, “等着吧, 以后会有几十年的佛国, 大佛来世上度人, 你们能赶上得正法, 我是不行了。”

一九七一年爷爷得了大病, 躺在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 家里人都哭。爷爷说: “我今年没事, 明年九月份吧。”第二年九月爷爷离我们而去。

爷爷去世时我早已上学了。学校老师教的可跟爷爷说的不一样, 老师



图: 营救马瑞梅的明信片

说, 人是猴子变来的, 世上没有神, 也没有佛。我上中学时, 上级要提爸爸当校长, 爸爸说什么也不当。因爸爸从来不想当官与入共产党。

我很不理解, 问爸爸: “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 你为什么不要?” 爸爸说: “爷爷在时就告诉了, 说不能入共产党, 也不要当官, 将来会有大祸。”我说: “你看哪个官不是在享福, 退休后工资还比别人高。”爸爸说: “死了之后就有祸了。”我们做儿女的都不理解。

如果爸爸不当校长就没人管那所学校了, 所以上面就逼着他当了。但他就是不入党。

我的大伯, 据说八字沾了修行的命, 可共产党砸庙毁佛像, 宣传无神

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雨腥风的残暴”描绘成“和风细雨的关怀”, 为中共的暴力洗脑掩盖。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 彻底抹掉了媒体的公信力, 摧毁了许多媒体人的道德和良知, 堵死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回归之路。法轮功问题不解决, 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无从谈起。

民众有知情权, 这也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惨烈迫害的情况下, 坚持传播着事实真相, 无论是传单、电话、短信、传真, 都是在维护民众天赋的权利。尤其是中共最恐惧的真相电视插播, 更是争取还公器于民的大智大善之举。

传播真相, 世界才有希望。

坚守良知, 人类才有未来。

(文/正善) ◇

## 从“南周”事件想到的

【明慧网】新年伊始, 一起大陆媒体人与中共官员的对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缘起于《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篡改, 引发“南周”采编人员的不满, 随即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 并立即成为全国性的事件。众多媒体人迅速声援并称其为一场“重要的新闻战争”。

这起宣传部门钳制媒体的事件的曝光, 令人想起中共操控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江泽民因一己之私操纵媒体挑起的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运动, 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力财力, 还将中国的新闻、法制以及中国人的道德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在媒体颠倒黑白的仇恨宣传中, 最邪恶荒谬的莫过于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将央视的自焚录像慢放, 可看出很多破绽, 如: 王进东浑身被烧黑, 但是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在高温烈焰中却不燃烧不变形; 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 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中头部, 倒地死亡; 小女孩刘思影, 气管切开手术后, 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违反医学常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然而, 一些没有良知的媒体人为了邀功请赏, 讨好主子, 除了继续将死亡、自杀的污水泼向法轮功, 还和当局唱起了双簧, 将洗脑班、劳教所、



## 肺癌晚期之际……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我肚子疼，大便不通，紧急到县医院，初诊为炎症造成肠梗塞，鼻孔插管排胃液，挂针，如此折磨一周，肠仍不通，怀疑是肿瘤。急转院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又过去一周，还是不通，期间插管、二十四小时打点滴、一换针就疼痛难忍，几回死而复生。

一天晚上，梦到自己被两个陌生女人挟持带走，我问：“去哪里？”“去一好地方。”“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这时，丈夫来叫我“不要去”，我就挣开她们回来了。

在肠道不通的情况下，医院强行进行肠镜检查，确诊是结肠癌，手术持续五小时，切除了一大段结肠，病理化验结果是一些癌细胞已转移，接下来是为期六周的全身化疗，化学药

物流蚀全身，难受程度难以言表！

丈夫一直陪伴着我。丈夫九十年代末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我对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共迫害后，我不明真相就开始反对他，他读书炼功有时只好避开我。这次他带着 Mp3 听大法录音，奇怪的是，我不反对他了，由他听。但当他要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我就顽固地不念，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太固执了！

化疗结束后，复查没事。二零一二年七月下旬再次复查，发现癌细胞已大面积转移到双肺，肿块大如拳头，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的机会。

医生建议留院化疗，但上次化疗时，与我要好的病友凡是转移或复发的，都化疗不了多久，医院就拒绝收治了，让他们回去等后事。

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是医院，结果医院却无能为力，这是多么残酷！

丈夫问医生，继续化疗情况会怎样，医生暗示没有第二种结果。丈夫当时就把我带出医院，医生说很遗憾，针水都开（付了款）了，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我们先到旅馆住下，丈夫要我念“法轮大法好”，把 Mp3 塞到我耳朵里，我接受了，心里平静了下来。第二天，我们乘车回家，一路上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越听心里越平静，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涌动。

回到家，就忙上厕所，拉了很多很多脓血一样的东西，我正紧张，丈夫说“师父帮你清理身体了”，我感觉是这么回事。上次肠镜发现大肠息肉，所以这次肠镜切了息肉，这三天每餐只能喝一点汤，肚子空空的，怎么排了那么多东西？

此后，我就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婆婆担忧我身体，捡了一大堆中药煲给我喝，一喝就泻肚子，后来竟将药煲糊了，药罐裂开了。要重新买药罐时，发现余下的一大包药被老鼠咬坏了！这才悟到修炼人身体已没病了，不用吃药了。

我与丈夫一起读书炼功，身体发生了巨变。现在上楼梯，丈夫还撵不过我。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文／广东大法弟子）◇

一九八七年冬季的一天下班后，我在本厂的洗澡堂捡到一枚金戒指，但没有还给失主，直接就揣回家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大法在我县洪传，我有幸得法。学《转法轮》，每当读到“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功以后他不但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时，我都想到捡金戒指的事。学大法严格又光明，我必须去面对。

我想把戒指还给失主，但失主已搬迁。经多方打听，知道了她父亲家。

正当要还时，怕她臭骂我，就想通过邮寄、写信的方式，由她父亲转交。我正要写信时，手中的笔总是握不住、要掉。这时我女儿说：“妈妈，把你的笔借给我用一下。”当时我悟

## 一枚金戒指

到必须亲自上门去道歉。

我找到她父亲家时，又不敢敲门，就把戒指从门缝塞进去，可是门缝很窄，怎么也塞不进，只好回家。

我反复读《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过了几天，我又下决心上门归还金戒指。我想：事不过三，我一定要做好。

终于敲开了门。她父亲很诧异地看着我，我说：肖主任，我将这枚金



戒指物归原主还给你的女儿，过去我思想不好，现在学法轮大法了，师父教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

这天正好他女儿也在，她拿着金戒指激动地说：“天啊！做梦都没想到，这枚金戒指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认为是厂长的女儿偷的，还和她打了一架，十三年过去了，这枚戒指终于失而复得。”我泪流满面，深深痛悔，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我如果不学大法，不知还要造多大罪业。

他们问了我有关大法的事，我了解答，他们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离开他家时，我感到全身很轻松，走路飘飘的，很舒服。事隔几年，在街上又看见肖主任，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文／幸运）◇



# 发生在您身边的迫害

## ◆ 黄梅戴美霞仍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2012 年 5 月 10 日，黄梅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六一零”指使黄梅县国安局副局长陈洪刚和国保大队黄伟，以及小池镇派出所伙同九江市公安局，非法绑架了在九江打工的黄梅法轮功学员戴美霞，之后将其劫持到“湖北省洗脑班”。陈洪刚老家是蔡山镇张坝村人，父亲陈天仁曾任蔡山镇李英乡党委书记。

“湖北省洗脑班”是人间地狱，戴美霞被用很粗的管子直接往喉咙里面捅野蛮灌食，管子拔出来时，鲜血随之喷出来；还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让人头晕，血压升高。“湖北省洗脑班”还逼迫当地出钱、出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戴美霞。当戴美霞的所在地黄梅县小池镇涂嘴村的村干部去要人时，洗脑班拒不放人，将迫害的奄奄一息的戴美霞关押进黄梅县看守所。就这样，警察还向戴美霞家属勒索五千元。戴美霞被无辜关押近八个月，日前在看守所内被告知：不日将要非法开庭审判。

戴美霞修炼法轮功后她多种疾病都康复了。因为坚持修炼，一家人被逼到九江市以回收物品谋生。十年多来，戴美霞多次遭到湖北、江西两地警察的绑架、抄家和敲诈勒索。

参与迫害戴美霞的二中队警察刘成、彭刚、徐红梅等人，都已被国际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对象。

## ◆ 龙感湖雷桂芳被绑架到武汉洗脑班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早上，湖北黄冈龙感湖派出所恶警张群伙同司法局“六一零”人员（“六一零”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组织）王启飞、王建国、齐建新等七、八人到法轮功学员雷桂芳上班的早餐店将她绑架到武汉洗脑班迫害。

雷贵防，又名雷桂芳，女，现年五十四岁，家住龙感湖杨柳湖生产队（原四场五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邪党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她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人权，人身自由权，信仰自由权，上访权，申诉辩护权进京上访，在江西省九江市火车站，被龙感湖总场派出所恶警绑

架并劫持到龙感湖总场派出所，到晚上才放她回家。

二零零零年，雷桂芳再次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信访办被北京恶警绑架，并劫持到当地迫害，龙感湖总场派出所伙同四分场恶人袁干，恶警陈奎非法审讯后，把她劫持到黄梅县第一看守所迫害四十多天，看守所敲诈四百元钱后才把她放回。

二零零四年，雷桂芳在厂里上班，龙感湖总场派出所，柳华等几名恶警开警车到她上班的厂里将她绑架，随后将她劫持到她家非法抄家，当时她家门前很多邻居在围观；四场五队干部严大风和总场派出所几名恶警，抄家后把她劫持到黄冈市看守所迫害四十多天，当时恶警陈奎非法提审她（严大风参与迫害她，不久遭报死亡）。

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龙感湖总场派出所恶警，到雷桂芳上班的厂里未找到，第二天在上班的路上，柳华、黎洪波两个恶警将她绑架劫持到武汉市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家人探望花费几百元钱，此后龙感湖总场派出所恶警管亚华和四分场王龙桥、张汝全骚扰她好几次。

## ◆ 龙感湖潘海凤先后九次被绑架迫害

2007 年夏季，潘海凤到龙感湖总场总厂来摆价值不到 300 元货品的地摊，因房租、地盘税、工商税、农贸集税、城管费太多，潘海凤的生意不好，勉强支撑到四月份，准备回家。在潘海凤已打算离开龙感湖的时候，严家闸街道办事处新闻社区居委会的蒋大委（任主任）、钱龙先（任书记）找到潘海凤，要潘海凤在 2008 年 10 月份之前不能离开龙感湖，理由是潘海凤是炼法轮功的，怕潘海凤在奥运期间跑北京去，并用 95 元的低保威胁潘海凤，二人还要察看她租的房子。

在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近九年来，潘海凤前后多次被本地和外地公安部门迫害、酷刑折磨，她的手脚已丧失劳动能力，耽误了青春，延误了婚姻，并失去了健康的肢体。而且还给潘海凤扣了一项反党、参与政治的帽子。潘海凤母亲终日里担惊受怕。潘海凤在家是孝女，为了母亲能宁静、安详的过日子，潘海凤在五月份

找钱龙先书记，请他帮助同烟草公司领导讲一下，让潘海凤在烟草公司楼前摆地摊，同时请他跟城管说不要赶潘海凤，就这样一直摆到 2008 年下半年，城管再次通知不让摆地摊，让潘海凤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为了龙感湖建设文明城市的脸皮，潘海凤“只有”不摆地摊，饿自己的肚皮。

2008 年 12 月 2 日上午，潘海凤在龙感湖管理区政府大楼（九洲洲大酒店附近）散发自己多年来被邪党迫害的公开信，后在小池镇龙感湖转运站负责人邓庆丰（音）引路下，被龙感湖新闻社区蒋大委（任主任）和龙感湖公安分局郭传安等十多名警察和便衣绑架到黄梅县十里看守所非法关押，后送武汉洗脑班迫害。这是潘海凤第九次被中共恶警绑架遭受迫害。

## ◆ 龙感湖总场王雪萍遭迫害事实

【明慧网】王雪萍，女，近 50 岁，龙感湖总场职工。她修炼前曾有多种疾病，修炼后许多疾病不治自愈，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王雪萍依法上访，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在江西省九江市火车站被龙感湖总场恶警绑架、劫持回龙感湖总场。

二零零零年元旦，王雪萍再次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中央信访办公室被绑架，龙感湖政法委主任黎笑容、派出所恶警柳华赶到北京，用手铐绑架将王雪萍劫持到黄梅县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四十多天，看守所敲诈一千元钱才放人。

二零零零年三月，龙感湖政法委主任黎笑容及派出所将王雪萍骗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一个星期。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王雪萍遭龙感湖管亚华等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龙感湖中学楼洗脑迫害。

二零零一年元旦，龙感湖派出所恶警绑架了王雪萍等十位法轮功学员，开所谓审判大会，然后将十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黄梅县第一看守所迫害十五天，看守所敲诈每人三百元。

二零零四年八月，龙感湖派出所恶警刘继会、龙感湖雷池办事处特派员蒋大伟、办事处王感生、电力公司张立雄等人闯到王雪萍家非法抄家。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龙感湖雷池办事处特派员蒋大伟蹲坑盯梢多日、恶警王水桥带领七、八个恶警把她绑架到武汉市洪山区洗脑迫害。◇

## 爷爷的教诲与我家的谜团



爷爷是大户人家的后代，书香门第，祖上世代修佛，没听说哪代无人修佛的。爷爷结婚很早，可三十二岁时奶奶就不幸去世了。那时爷爷已有四儿两女。登门给爷爷说媒续娶的人不少，爷爷说，只一心修行，不再续娶了。爷爷的儿子都是有学识的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伯当了会计，二伯与爸爸、老叔都做了教师。

爷爷常说，有一天老天就要筛人了，好的留下，坏的筛掉下地狱。留下的人才后有后福。人不信神，“大劫过后方知有天”。有时爷爷说到这事就流泪。爷爷说，“等着吧，以后会有几十年的佛国，大佛来世上度人，你们能赶上得正法，我是不行了。”

一九七一年爷爷得了大病，躺在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家里人都哭。爷爷说：“我今年没事，明年九月份吧。”第二年九月爷爷离我们而去。

爷爷去世时我早已上学了。学校老师教的可跟爷爷说的不一样，老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世上没有神，也没有佛。我上中学时，上级要提爸

爸当校长，爸爸说什么也不当。因爸爸从来不想当官与入共产党。

我很不理解，问爸爸：“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你为什么不要？”爸爸说：“爷爷在时就告诉了，说不能入共产党，也不要当官，将来会有大祸。”我说：“你看哪个官不是在享福，退休后工资还比别人高。”爸爸说：“死了之后就”

有祸了。”我们做儿女的都不理解。如果爸爸不当校长就没人管那所学校了，所以上面就逼着他当了。但他就是不入党。

我的大伯，据说八字沾了修行的命，可共产党砸庙毁佛像，宣传无神论，他也没有修行。大娘早早地去世了，两女儿出了嫁，大伯孤独一人很苦。晚年见到我们就流泪。我那时还小，不知为什么，姐姐说大伯是为自己一生没得佛法而哭。

二伯晚年也苦，说这茬人不得佛法的，就得下地狱让“罡风”抽死，他得上不了法了……，如此流泪几年离世而去。

爸爸练气功，一心想修行。到九六年终于得到法轮大法。修大法后，几十年的气管炎、哮喘、肺心病都不医而愈，爸爸说这法轮大法就是爷爷说的“正法”。于是介绍给老叔，老叔也修炼了大法。老叔激动地说：咱们总算得到了真法。

我们全家都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知道佛法对生命是何等重要，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这才明白了大伯与二伯为何因未能得法而哭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所有单位大官小官都让表态，领着单位的人批法轮大法，抓大法学员，我才明白了为何爷爷说不能当官；见到贵州出现“中国共产党亡”的奇石，我才知道因为天要灭中共，所以爷爷不让我们的家人入共产党。

爷爷说的那些事一件件都应验了，而今就差“大劫过后方知有天”这句了。中共上台搞各种政治运动，害死民众八千多万，中共还狂妄地说要“战天斗地”。人是神的子民，现在的人被共产党灌输得都不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了道德约束，无恶不作，社会风气在一日千里地往下滑，人人互相残害，神能任其而为吗？天灭中共，神用各种奇灾异祸筛选谁能留下时，那不就是大劫吗，那剩下的是不是只有好人呢？我现在才明白了爷爷的话与我家的所有谜团，我只有加倍讲真相了。（文／大陆大法弟子）◇

## 无关政治

“政治”，在当今社会通常指处理人间的社会关系，即西方强调的人权、三权分立，维持社会的相对公平。

现在中国人讲的“政治”，是马列主义概念，宣说国家是镇压的工具，研究怎么镇压人、怎么去杀人、整人、控制人，那里面除了阴谋诡计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修炼所追求的，与政治截然不同。修炼强调的是如何了解宇宙真相、如何回归自己生命的高境界。

修炼与政治，一个是探求宇宙真理、怎样回归的道路；一个是人间为自己的私欲怎么去欺诈骗人。所以修炼和政治没法混为一谈。

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持之以恒地向民众讲述真相，告诉人们“天灭中共”的天机，让人们从谎言中清醒、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恰恰是正法修炼者在苦难中坚持正信、心系他人、大善大忍的道德境界的体现。◇



## 人间处处有神迹

一个无神论的朋友问我说：“从眼前的这个茶碗中，你可以看到哪些神迹呀？”我回答他说：“茶碗是人造的，制造茶碗的原料是泥土，而泥土是神为人所造的，因为人不可能把金属、水等不是泥土的物质转造成泥土。因此不只是茶碗，在辽阔的大地上以及广阔的海洋中，处处可以看到神迹。”

对于修炼人来讲，世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高级生命对人类的赐物，从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都可以看出神迹，只是无神论者被观念所阻，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而已。（文／贯明）